

金盛巷口夕陽斜

曾 荇

走在鹿港的古老巷中，撫觸那遺留下來的敗垣殘壁，縱然歲月的痕跡已將原來的面目銷毀殆盡，當我們端詳那斑駁滄桑的影子時，卻不難臆測當年的歌舞繁華。鹿城的每一個景物背後皆隱藏著動人的故事，每一條舊巷胡同叫我們追尋當年的風采，一個門楣傾頹苔蘚遍生的院落，可能訴說一個世代的興衰過往，一輛廢棄的牛車，一口汲不出水，鏽痕剝落的水井，一面亂石砌成的矮牆……，在在唱著綿延不絕的老歌。

盤錯交雜的老巷散發著盎然古意，在落雨的日子，且撐一把小傘，彳亍小巷殘痕斑斑的紅磚上，聆聽雨花輕灑，一時磚瓦齊鳴，頭頂的、腳底下的，連成一氣，泛著水煙陣陣。賣餛飩老人的叫賣在夏日的午后隨風低吟；巷旁石階上，二三老人擺出小桌兒砌茶閒聊，長烟桿冒出淡淡的青煙圈，於龍門陣上徘徊好一會兒，舊的消散，新的又起，比如巷旁的古厝，一幢幢傾了蹋了，樓房卻似草般一叢叢蔓延茁長，獨剩那夕陽那風，依舊流連巷口。

老乞丐彈撥三絃的脚步在記憶的腦葉中

翻騰，瑣碎的鳴樂已遠，幾十年前先人創業的寒苦瀝瀝在目，終於忍不住放輕步伐，輕輕地踉蹌地踏，唯恐驚擾熟睡中的古者。

意樓蕭森，窗前的桃樹翠綠繁茂如舊，尹娘的眼呢？佇足窗櫺邊堪比黃花瘦的人兒是否盼得歸處？不見天街，「方磚鋪遍滿街紅，天蓋相連曲巷通，郎住新興儂大有，（註一），往來恰似一家中。」隱約撲朔的戀情，又何處去尋覓？

十宜樓的雅士逝的逝，去的去，崙林街的老詩人偃著背與小子們講詩談詞，幾十年後，這群薪傳者是不是會在巷口另立一個十宜樓（註二）？

唉！且斜抱雲和（註三），懷想藝妲集歌舞昇平，細數夕陽點點瑩輝，送古去。古若不去怎謂古？

註一：新興及大有為地名。

註二：十宜樓橫跨於金盛巷內，東西兩樓前後相通為前清布政使陳祈所居，鹿港文人士紳每月朔望聚會，聲歌宴飲風流文采之地。

註三：雲和為姐妓常彈的樂器。

樹杪斜陽明翠微——

妳是江南的採蓮女，
喜愛在湖上唱歌。

周明山

棹舉遲遲，水草交結處

萍水和苔石更加依依

波光渺渺

風，吹皺得很柔

在江南

我當是個搖槳郎

渡妳回那岸

靜靜的——靜靜的家鄉

初逢的五月

我們以眼波交會

或一首吳宮的小令、東坡的詞闕

四月三十日與雲泛舟於中山公園作